

经学十二讲

郑杰文 傅永军 主编



中华书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经学十二讲

郑杰文 傅永军 主编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学十二讲/郑杰文,傅永军主编.—北京:中华书局,2007.10
ISBN 978-7-101-05896-3

I. 经… II. ①郑…②傅… III. 经学-概论 IV. Z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6721 号

-
- 书 名** 经学十二讲
主 编 郑杰文 傅永军
责任编辑 费元苏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21½ 插页 2 字数 300 千字
印 数 1--8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5896-3
定 价 36.00 元
-

目 录

第一讲 经学的产生 1—24

- (一) 经 / 3
- (二) 经学 / 4
- (三) 孔子与《易经》 / 6
- (四) 孔子与《书经》 / 8
- (五) 孔子与《诗经》 / 11
- (六) 孔子与“三礼” / 14
- (七) 孔子与《乐经》 / 18
- (八) 孔子与《春秋》 / 19
- (九) 孔门弟子传经 / 20

第二讲 经学的发展 25—46

- (一) 从六经、五经、九经到十三经 / 27
- (二) 汉代今、古文经学 / 31
- (三) 汉代经学发展四阶段 / 34
- (四) 宋明理学 / 36

- (五)清学与朴学 / 38
- (六)今、古文经学的振荡式发展 / 42
- (七)经学振荡式发展的原因 / 44

第三讲 《周易》概说 47—86

- (一)《周易》释名与经、传分合 / 49
- (二)《周易》的成书与作者 / 50
- (三)《周易》的性质 / 59
- (四)《周易》古经的结构内容 / 63
- (五)《易传》的内容与意义 / 69
- (六)神秘的筮占体系 / 76
- (七)易学发展轨迹 / 82

第四讲 《尚书》概说 87—126

- (一)《尚书》的书名、纂辑、内容和体制 / 89
- (二)汉代《尚书》学与今、古文《尚书》 / 94
- (三)今本《尚书》及其辨伪问题 / 101
- (四)今本《尚书》的文献价值 / 113

第五讲 《诗经》概说 127—164

- (一)《诗经》的基本情况 / 129
- (二)《诗经》诗篇的主要类别 / 131
- (三)《诗经》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流传 / 135
- (四)汉代四家《诗》的学术地位和历史命运 / 137
- (五)《毛诗正义》与《诗经》汉学时代的终结 / 147
- (六)《诗集传》——《诗经》宋学时代的典范 / 149
- (七)清代《诗经》研究三大家 / 156

第六讲 “三礼”概说 165—198

(一)“三礼” / 167

《周礼》概述 / 167 《仪礼》概述 / 176 《礼记》概述 / 185

(二)“礼”与中国传统礼乐文化 / 194

第七讲 《春秋》及其“三传” 199—226

(一)《春秋》 / 201

(二)《左传》 / 206

(三)《公羊传》 / 214

(四)《穀梁传》 / 220

第八讲 《论语》概说 227—252

(一)《论语》的成书 / 229

(二)《论语》的主要传本和注本 / 230

(三)《论语》所见孔子的伦理政治思想 / 234

(四)孔子及孔门弟子 / 243

第九讲 《孝经》概说 253—268

(一)《孝经》的作者与产生时代 / 255

(二)《孝经》的流传与注本 / 257

(三)《孝经》的思想内容 / 259

(四)《孝经》的思想来源、演变及其当代价值 / 265

第十讲 《尔雅》概说 269—288

(一)《尔雅》的产生 / 271

(二)《尔雅》的内容 / 272

(三)《尔雅》的流传 / 276

(四)《尔雅》的主要注本 / 278

(五)历代模仿《尔雅》的主要著作 / 281

(六)《尔雅》与传统小学 / 284

第十一讲 《孟子》概说 289—310

(一)《孟子》简介 / 291

(二)《孟子》的政治思想 / 293

(三)《孟子》的哲学伦理思想 / 295

(四)《孟子》由子学到经学变迁中的几个重要环节 / 298

(五)宋明理学简介 / 301

(六)《孟子》与宋明理学的关系 / 303

第十二讲 出土文献与儒家经典 311—331

(一)日渐增多的出土文献 / 313

(二)出土文献所见儒家文献与六经意识 / 314

(三)出土文献与六经相涉之内容 / 318

(四)出土文献的学术局限性 / 330

附录:参考书目 / 332

后 记 / 338

经学十二讲

【第一讲】

经学的产生

董治安
郑杰文

先師孔子行教像

德侔天地 道冠古今
刪述六經 垂憲萬世



唐吳道子



唐 吳道子 先師孔子行教像

(一) 经

“经”，《说文解字·糸部》曰“织从(纵)丝也”，指织物的纵线，与“纬”相对。由此引申来指国家纲纪或既定的法规等，如《左传·昭公十五年》“礼，王之大经也”^①、《左传·宣公十二年》“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②等，皆为此义。

在我国早期古文献中出现的一些以“经”相称的著作，便取此“纲纪”或“法规”之义。如《国语·吴语》“建旌提鼓，挟经秉枹”，韦昭注“经，兵书也”^③，以“经”字指古兵法要籍。《庄子·天道》孔子“于是繇十二经以说”^④、《荀子·劝学》“其数则始乎诵经”^⑤之“经”，均指经典要籍。另外，在流传至今的某些先秦典籍中，也有某些以“经”字称篇或名书者。如《墨子》之《经上》《经下》，如《黄帝四经》《山海经》《黄帝内经》等。凡此表明，先秦以至秦汉之间通常所谓之“经”，往往是指有典范性、纲领性的前代要籍，或先贤、先师之作，含有尊崇、推重之意。诸如此类称“经”的著作，汉魏以后仍时有所见。

然而，汉代经学所称之“经”，只是对于一部分儒家典籍的专指与特称。

应当说明，推崇几种儒家典籍、以之为经，也可以向上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庄子·天运》载“孔子”之语“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⑥，虽出自庄派学人之口，却表明战国中期或稍前儒家已有“六经”之说。《荀子·劝学》云：“(学)其数则始乎诵经。”杨倞注：“经，谓《诗》《书》。”证明战国后期的荀子也是视《诗》《书》为“经”的。但是，先秦儒家习经、尊经，只是属于本门学派的行为，不仅未能得到更大范围的认

^①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第376页，《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各章某引文文献：首次出现时依次标明作者、文献名称、页码、版本、出版社及出版年份，非首次出现时仅标明文献名称和页码，其余从略。

^②《春秋左传正义》，第177页。

^③《国语》，第60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④王先谦：《庄子集解》，第85页，《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54年。

^⑤王先谦：《荀子集解》，第7页，《诸子集成》本。

^⑥《庄子集解》，第95页。

可,而且往往受到其他各派的抨击。到了汉代情况就有所不同了。

西汉前期,由于“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①,儒家地位空前上升,儒家所尊崇的《易》《诗》《书》《礼》《春秋》等,遂由本门学派之经,一变而成为王朝治国的要典,成为天下之经,并且被正式赋予“经”名。于是,由此所谓之“经”,就成为几种特定儒家典籍的专指与特称,与此外的一般著作已判然有所不同。扬雄《法言·学行》篇云:“书与经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②就明确把“经”(几种儒家经典)与“书”(此外所有著作)区别开来。《汉书·儒林传》称:“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③《论衡·谢短》称:“夫儒生能说一经,自谓通大道以骄文吏。”^④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两汉时期“经”之政治作用和社会地位的特殊。

那么,经书何以具有如此特殊的作用和地位?这主要是由于执政者视儒家经典为古代圣人的精意制作,是治理国家和规范天下思想的工具。班固《汉书·儒林传》说:“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⑤就强调了经书的非凡来历,及其政治功能和教化作用,显示了经书被神秘化、神圣化的一面。后世有关“经”的种种论述,如晋张华《博物志》卷六所谓“圣人制作曰经,贤者著述曰传”^⑥,刘勰《文心雕龙·宗经》所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⑦,乃至《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所云“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⑧等等,都大体沿袭了汉人的态度,即“经”者出自圣人,经书的内容可为天下大纲大法。

(二) 经学

经学,即治“经”之学,是以诸经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春秋战国之际,儒家视《易》《诗》《书》《礼》《乐》《春秋》等一批古籍为经,随之也就开始了对

①班固:《汉书》,第212页,中华书局,1962年。

②扬雄:《法言》,第3页,《诸子集成》本。

③《汉书》,第3596页。

④王充:《论衡》,第125页,《诸子集成》本。

⑤《汉书》,第3589页。

⑥范宁:《博物志校证》,第72页,中华书局,1980年。

⑦王利器:《文心雕龙校正》,第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⑧永瑛等:《四库全书总目》,第1页,中华书局,1965年。

于这些典籍的传习与研究。孔子、孟子、荀子以及一大批儒门弟子,都曾于此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实已启经学之发端,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迄于周末,儒家传经、治经,仅限于本门学派的内部,殆无“经学”之名。秦火焚书,儒家典籍的传布遭到挫折。直到刘汉建国以后,经学才得到真正的确立和全面的发展。《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儒林传》都具体记载了西汉前期《诗》《书》《易》等诸经竞相传授的盛况。《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宽)见上(武帝),语经学,上悦之。”^①是“经学”之名见于现存文献记载之始。事实上,汉代文、景之际,已设经学博士。而自武帝起,在王朝的提倡、“禄利之途”的诱导下,对于诸经的研究更形成规模空前、“天下学士靡然向风”^②之势,内容则广泛涉及于经籍本身的考证,诸经传授源流及其派别的梳理,以及大量经文的训诂、阐释、评说,甚至包括一定的附会、演绎等等。这样,汉代的经学就不仅具有了特殊的社会地位,而且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相当庞大的学术体系。《史记·儒林列传》以及《汉书》的《艺文志·六艺略》、《儒林传》等,都从不同方面显示出西汉时期的经学内容和体系概要。魏晋以后直到晚清,经学在千馀年间的发展,虽不无历史的变化,却一脉相承,迄未断绝。

在我国古代典籍中,经部文献不仅卷帙浩繁,而且居于传统图书分类的首位,一直受到特殊的强调和重视。西汉刘歆撰《七略》^③,创为六部分类,而以《六艺略》为第一类别,其中,依“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等九种,收列“六艺之文”103家,3123篇,始为创例,于首列地位集经书和经学著作于一编,实已开经部单独设立之先河。编纂于唐代初年的《隋书·经籍志》,明确设“经”类于“史”“子”“集”各类文献之前,并在班固所列“六艺”之9种以外,又增“纬书”一项共为10种,计收列“六艺经纬”627部,5371卷(加上时已散亡之书,合为950部,7290卷),经部著作的数量已经相当可观了。清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总目》,总结既往,于经部著录之书多达695部,10271卷;存目之书1081部,10177卷(据中华书局1965年整理本所附《校记》)。近人孙殿起纂《贩书偶记》,补收《四库》著录以外经部著作(绝大部分是有清一代的著述)1340种;其助

①《汉书》,第2629页。

②《汉书》,第3593页。

③原书已逸,大体留存于《汉书·艺文志》。

手雷梦水纂《贩书偶记续编》再收 502 种。清季以前各类经学典籍之丰富于此可见。

可以看出,我国经学发展延续既久、著述亦堪称繁多,而两汉时期的经学观念与经学实践,无疑对于两千年来整个经学史的演变产生了特殊的规范作用和决定性的深刻影响。两汉经学的整理与研究,不仅大有助于考释、研究诸经的本身,而且对于全面总结古代经学的发展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三) 孔子与《易经》

经学的产生,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开辟时代》谓“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①。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可谓大矣。以下分论之。

《易》(《周易》)原系筮书,而在形成过程中,汲取了大量反映人事成败、概括社会或自然规律的内容,早在孔子以前就曾广泛流传,并受到特殊的重视。《周礼·春官》称;“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②(又同篇“人”章文略同)郑玄《易赞》并《易论》云:“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③可见,西周王朝有专职卜筮之官,而其所用筮书之一,正是《周易》。

《左传》《国语》记载表明,春秋时期,晋、鲁、卫、秦、周、郑、齐等国大夫,以及诸史官、卜官,都动辄引述《周易》,或利用其筮说^④;甚至像鲁宣公夫人穆姜那样的贵族妇女,居然也大谈《周易》(参见《左传·襄公九年》)。凡此不难看出,《周易》一书对于王朝、诸侯之军国大事,对于卿大夫们的政治活动,乃至对于一般的社会生活,均有其指导作用和认识参考价值。

孔子熟悉《周易》,并大体沿袭了春秋人重视《周易》的态度。而从现存先秦古籍看,孔子似乎并不重视或援用筮说,其引《易》、论《易》的显著特征,是在于强调利用《周易》推行教化、指导言行,即主要着眼于《周易》的社

^①皮锡瑞:《经学历史》,第 19 页,中华书局,1959 年。

^②郑玄、贾公彦:《周礼注疏》,第 164 页,《十三经注疏》本。

^③孔颖达:《周易正义序》,《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本。

^④参见《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闵公元年、二年,僖公十五年、二十五年,宣公六年、十二年,成公十六年,襄公九年、二十五年、二十八年,昭公元年、五年、七年、十二年、二十九年、三十二年,哀公九年,《国语》之《周语》《晋语》。

会政治性应用价值。

《论语·述而》：“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①“无大过”，显然是就个人修养而言。在孔子心目中，研习《周易》有助于个人的进德修业，以至于能够庶无大过。《论语·子路》又云：“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②“不恒”两句，是《易·恒卦·九三》爻辞。孔子引以证事，用以说明“人贵有恒”的道理，是把《周易》带有虚玄意味的筮语作了实实在在的具体发挥，着眼点则仍在以其指导行为实践。《礼记·经解》也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絜静精微，《易》教也。”③《礼记》是七十子后学论文与杂记的汇编，本篇写成时间可能稍迟，其说却应当渊源有自。所谓“絜静精微”④的境界，固不无理想化成分，但孔子基于为政的需要而推重《周易》是很清楚的。孔子引《易》、论《易》所体现的这种强调推行教化、指导言行的精神，对于汉以后《易》学的发展，产生过直接的影响。

孔子与《易传》（“十翼”）的关系，是探讨孔子传《易》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汉人断言《易传》七种十篇，即《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概出自孔子之手，并无坚确证据，宋人（如欧阳修《易童子问》等）、清人（如崔述《洙泗考信录》等）提出过不少疑问，是有道理的。今天看来，《易传》文辞浅近，内容有晚出的痕迹，且有几篇过于驳杂，其非孔子自作，差不多是可以肯定的。

然而，《文言》和《系辞》（上、下）三篇中有 30 个“子曰”。此 30 处所论，是不是七十子及其后学所录夫子遗言，一如《论语》所记呢？今按，30 个“子曰”中属于《易》通论共计 5 条（《系辞》上 4 条，《系辞》下 1 条）。5 条中讲《易》之产生及意义，如所谓“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⑤，所谓“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⑥云云，似有夸张成

①《论语》此章传本文字有异，《经典释文》载“《鲁》读‘易’为‘亦’”。按《鲁论语》改读不可从，见高亨、董治安《孔子与〈周易〉》，《文史哲》1962 年第 6 期。

②何晏、邢昺：《论语注疏》，第 52 页，《十三经注疏》本。

③孔颖达：《礼记正义》，第 381 页，《十三经注疏》本。

④此指思想精确而行为无偏误。

⑤孔颖达：《周易正义》，第 70 页，《十三经注疏》本。

⑥《周易正义》，第 77 页。

分,而其肯定《易》之“所以崇德而广业也”^①，“以动者尚其变”^②，“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③等等，则分明与“学《易》可以无大过”的主张相通、相符。又有属《周易》爻辞的解释共计 25 条，计《文言》6 条，《系辞》上 10 条，《系辞》下 9 条。其中，解释切合爻辞者四条，解释不违背爻辞原意而有所发挥者 19 条，曲解或误解 2 条。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分《易》论大多是就爻辞本身阐释义理，很少讲象数（仅有两条，均见《乾卦文言》）。这一点，正与《左传》《国语》中的大量《易》说有所差异，而恰恰同《论语》所引两条孔子言《易》的精神相一致。准上，我们有理由相信，《文言》《系辞》中的 30 个“子曰”，至少当包含孔子《易》论的若干遗说，简单化地概予否定，并无根据。

（四）孔子与《书经》

“书”原为书策、帛书的通称，《说文·序》“箸（著）于竹帛谓之书”^④，是用此义。后来用以专指载录官方文告、政治文献之类的典籍，所以《荀子·劝学》有云：“《书》者政事之纪（记）也。”^⑤我国古代史官建置很早，《礼记·玉藻》有“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⑥之说，《汉书·艺文志》进一步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⑦所谓“左史”“右史”之分，或不尽可信，但王朝和诸侯之政事档案、文献多出自史官之手或由其保存，似无问题。作为古代政典性质的《书》（《尚书》），大约就是在这类档案、文献的基础上编成的。

先秦所谓之《书》始编成于何时？难以确指。考《左传》引《书》凡 52 见，《国语》引《书》凡 15 见。引用者包括鲁、晋等诸侯国君，以及周、晋、楚、卫、蔡、郑、齐、虞等各国大夫并卜官、史官等。而从时间先后顺序看，属于春秋前期引《书》，计《左传》所载 3 次^⑧，《国语》无。可见，隐公、桓公、庄

①《周易正义》，第 67 页。

②《周易正义》，第 69 页。

③《周易正义》，第 69 页。

④许慎：《说文解字》，第 314 页，中华书局，1963 年。

⑤《荀子集解》，第 7 页。

⑥《礼记正义》，第 245—246 页。

⑦《汉书》，第 1715 页。

⑧其实仅为《庄公八年》载鲁庄公引“夏书”1 次，其余《隐公七年》与《庄公十五年》载“君子”引《书》尚不在其例。

公、闵公之际引《书》者较少，而自僖公以后，引《书》现象才明显增多，计僖公时8见，文公时3见，宣公时3见，成公时6见，襄公时15见，昭公时9见，定、哀时5见。据此，推断春秋中期以后《书》之流传较广，且已有了相对稳定的编定本，是合乎情理的。

孔子活动于春秋之末，他不仅诵习过《书》，并曾以之教授弟子。《左传》载孔子引《书》2处。一处是《襄公二十三年》载孔子引《夏书》“念兹在兹”，以评臧武仲“作不顺而施不恕”^①。按臧武仲即鲁大夫臧孙纥，孔子对其人的评论又见于《论语·宪问》。以《左传》对照《论语》，两者所载孔子的态度大体一致，足见左氏记述的可信。另一处为《哀公六年》，孔子评楚昭王不从卜者之言、大夫之劝，不去郊祭河神，称赞他“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接下引《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又引《书》“允出兹在兹”说明“由己率常（由己身遵循不变之天道），可矣”^②。也符合孔子所一贯坚持的注重实际和“不语怪、力、乱、神”^③的精神。

《论语》中有3条材料，也说明了孔子对《书》的熟悉和重视。其一见《为政》：“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④孔子推重孝悌，认为由此形成风气，影响卿相大臣，就可产生“为政”的效果。引《书》为证，显然是为了增加所论的权威性，可以看出《书》之在孔子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其二见《宪问》：弟子子张就《书·无逸》“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二语求问孔子，孔子申释说：“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⑤师徒就《书》的具体内容一问一答，是孔门以《书》教的确证。其三见《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⑥雅言，指通行的官话。此似专指孔门的教学活动，是说孔子教《诗》《书》以及教弟子执政实践，俱用通行的官话。如此，则同样证明了孔门主要教学内容包括着《书》的传授。

然而，孔子所诵习、所引用并曾以其传授弟子的《书》，究竟篇数多少、

①《春秋左传正义》，第276页。

②《春秋左传正义》，第460页。

③《论语·述而》，《论语注疏》，第27页。

④《论语注疏》，第7页。

⑤《论语注疏》，第57页。

⑥《论语注疏》，第26页。

面目如何？今天实已难于具考。按上述《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及《哀公六年》两处孔子所引3条《夏书》，均为《尚书》佚篇，而不见于汉以后《尚书》的传本。上述《论语·宪问》孔子引《无逸》篇两句，见于今本今文《尚书》，而《为政》孔子所引3句，亦为《尚书》佚篇，今见伪古文《尚书·君陈》篇。这说明，孔子所见、所传的《尚书》古本，与今天所见的今文《尚书》通行传本，已有很大不同。再从战国儒家主要著作引《书》看，《孟子》引《书》凡23条，今属佚篇或佚文者19条，《荀子》引《书》凡15条，今属佚篇或佚文者4条，《礼记》引《书》凡31条，今属佚篇或佚文者19条。三部著作总共引《书》69条，而属于佚篇或佚文竟达42条之多，几乎占到三分之二。《孟》《荀》及《礼记》所引之《书》是否就是孔门传本？无以得知，但有很大可能，至少彼此内容应相去不远。汉以后所传《尚书》，即较可靠的今文二十九篇，与《孟》《荀》《礼记》引《书》如此不同，同样说明今见今文《尚书》传本绝非孔子所见、所传《书》之古本，充其量前者不过后者的一部分而已。

《尚书·孔安国序》（“伪《序》”）称：“先君孔子……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又说：“百篇之义，世莫得闻。”①《汉书·艺文志》亦称：“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②所谓“百篇”整数，或许不全可靠，然而孔子所习、所传之《书》与《尚书》今本颇有差别，前者确乎多有亡佚，是可以肯定的。

那么，孔子是否曾经对《书》有过编纂之功呢？汉人对此似乎都信而无疑。例如，除上述《汉书·艺文志》和“伪《孔序》”以外，《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记）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③《三代世表》所言大致相同。又有扬雄（见《法言·问神》）、刘歆（见《移让太常博士书》、《汉书》本传所引）等亦持此论。宋以后，不少学者怀疑“古《书》三千余篇”之说，不相信孔子果真从事过大量的“芟”“翦”工作。然而，即使是这部分学者当中，仍还有人并不否定孔子对于《书》事实上有过一番整理编订，如宋代林之奇

①孔颖达：《尚书正义》，第2—3页，《十三经注疏》本。

②《汉书》，第1706页。

③司马迁：《史记》，第1935—1936页，中华书局，1980年。